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三十五回 瞿氏子放雷逐怪 車雲甫挺斧劈邪

詩曰：從來異教惑民多，五覺三緣總著魔。  
茂士少寬雷部責，須臾四海盡干戈。

話說滑道士見車雲甫說妖物神通廣大，將一概高僧道士盡遭侮辱，不覺把持不定，倒退了數步。瞿琰道：「我之神術，與那旁門混帳的不同。若是親身施法，也不為奇。單用著此位鄰長握符驅魅，頃刻可以見功。」車雲甫搖頭道：「蠢老年雖昏紈，還要留這殘喘吃口薄粥，怎自送命與那邪鬼！」瞿琰道：「你老人家若有疏虞，我即償汝之命。」車雲甫道：「饒我罷，小相公休要作耍！」瞿琰笑道：「何膽怯之甚也！」對滑道士並眾人道：「列位且休散去，試看小生去驅妖孽。若被他拿住時，乞相救援。」荀氏阻定道：「妖神作怪，乃妾家之不幸，怎好害得郎君？切莫進去。」瞿琰帶笑袖內取出硃砂，左右二手交換書符於掌心，把兩拳緊緊捏定，拽開腳步，逕往大屋內走。

這干人擔著一團的干係，打攢攢聚定耳聽消息。荀氏放心不下，喚翼兒前去看視，緩急可以救應。翼兒終究膽大，飛步跑進牆中軟門邊窺覷。只見瞿琰剛走近大廳前欄杆邊，廳裡喊聲亂起，奔出長長短短、大大小小百餘個鬼怪來，形狀十分醜惡，一齊來擒瞿琰。翼兒慌做一堆，正待要走，猛聽得一聲霹靂震響，把那偌大的廳房震得搖動，那伙鬼怪寂然不見。翼兒歡喜道：「著手，這郎君真是好本事也！就追入廳上來。瞿琰已進第二透廳裡，翼兒隨步趕入去。一連走進五透房子，不見一毫鬼影。

瞿琰站住，問翼兒道：「汝是何人，潑膽隨我入來？」翼兒道：「小子是黨家親人，媽媽因郎君獨自一人行法，恐有失足處，故令小人相隨伏侍。」瞿琰道：「適才那一聲霹靂，妖神野鬼盡已衝散，我因力倦，暫憩於此，汝先入去，洞開門扇，待予進來，搜檢餘孽。」翼兒也不待話畢，放開兩腳，飛也似進去了。才窺出穿堂，只見軒子前畫桌上坐著一尊神道，紅鬚赤髮，兩鬢鬍鬚，突眼獠牙，臉如靛色，身長丈餘，穿一件淡花襖子，兩手扯一條火赤大蛇，在那裡喀嚙地咬齧。翼兒一見，驚得一下兩隻腳先是軟倒，口裡大喊「有鬼！」瞿琰在門縫裡窺覷，只不進去。翼兒睡在地上，哭道：「這回性命只索罷了。小相公哄我入來，怎不相救？」那尊神道跳下畫桌，怒目伸臂，逕來捉人，翼兒慌得亂滾。瞿琰跨進一步，放開左掌，又起一聲霹靂，豁刺刺震地喧天。那兇神兩手捧頭，望裡面便走。瞿琰隨後追入，直趕至花樓之下，閃一閃忽然不見。瞿琰上樓看時，但見煙霧達樓，四面殺氣騰溢。瞿琰取硃砂，於前後出入門戶之上畫了符篆，然後復出外面來。這翼兒還睡在地上，閉目不動。瞿琰叫喚多時，方才甦醒，開眼見了，失聲道：「呀，小相公，嚇死我也！」瞿琰笑道：「『攜』字是汝可稱呼的麼？不嚇汝嚇誰？」翼兒才省得是耍他，跳起身便跑，先到棧房裡報知。滑道士道：「何如！我老道士請來的真人，可誤事麼？」

荀氏、車雲甫等不勝之喜。向前雷聲響時，遠近之人盡皆驚駭：晴天朗日，霹靂從何而起？黨家人傳出來，說是一少年相公行法驅妖，因此看的人擠滿巷內，見翼兒報知消息，一齊喧哄入來，把五間大花廳堆塞滿了。荀氏也不顧內外，躡身捱入，見了瞿琰，納頭便拜。

瞿琰道：「老嫗快不要如此，反折我少年之福。」荀氏道：「小相公有此法術，決非凡人，見了活佛不拜，豈不當前錯過？」

瞿琰大笑，慌忙扶起。眾人見了瞿琰一表人才，個個嘖嘖稱羨。

內中有好事的上前道：「既承小相公施恩逐怪，救了黨媽媽一家性命，然斬草根不除，難免日後之害。還求小相公捉盡妖魔，方免後患。」瞿琰道：「予已矢心擒怪，豈留餘孽生殃？但看那花樓上妖氣甚重，黨宅二女必迷於此，予怎好輕身上去？故候荀嫗與諸鄰同往一觀，管取妖邪盡殲予手！」眾皆稱謝。荀氏取了鎖匙，交與翼兒，陪瞿相公先行，隨後這一伙看的人似蜂擁一般跟入來。這翼兒上樓開了鎖，探頭張望，裡面黑洞洞地，不敢進去。瞿琰跨入樓裡，把四面窗扇盡皆開了，滿樓明亮，靜悄悄並無一些影響。荀氏和眾人都已擁到，周圍四下尋遍，並不見人形鬼影。荀氏又哭道：「我兩個女兒不知被妖精攝在何處去了？」瞿琰止住道：「且莫啼哭，包還老嫗二令愛便了。」令翼兒導引，前後屋宇，遍處尋覓，並無蹤跡。

瞿琰心下沉吟不樂，親自上大廳屋脊觀望。只見第六層房子高樓上，有一股黑氣盤旋於窗口。瞿琰又定睛細看半晌，才下屋來，喚荀氏等一行人同入高樓，四圍看遍，又不見影響，眾人都要下樓去。瞿琰焦躁，復跨出南窗外月台上來，只見月台側首有一間小樓，那樓門高不過五尺，是一把大鐵鎖鎖上的。

瞿琰看了，道聲：「慚愧！這二女子多分在此了。」忙忙跳下月台，問荀氏道：「那扇鎖小樓是甚去處？」荀氏道：「這間側樓，乃老身奉佛誦經之所。」瞿琰道：「既是佛樓，為何從月台上出入，鎖閉不開？」荀氏道：「老身一家長幼皆賴佛爺護佑。凡焚香拜佛，必沐浴更衣，足穿新履，從月台上啟門而進，方免塵垢以玷金身。等閒童僕不許擅入。前月間，聖鶴寺師父有一至親，從西域帶回百十卷真經，寄藏佛樓之上，叮囑虔誠供奉三年，闔宅盡皆成佛。老身朝暮禮拜，望生淨土。只因花樓上興妖作怪之後，許久不曾開鎖，這是我佛金身聖境，況有真經護衛，什麼邪鬼敢以近傍？這也不必看的。」瞿琰道：「我正為這真經而來，作速開鎖，遲延則劈門以進。」荀氏不敢違拗，即探手於胸前錦囊內取出鎖匙，遞與瞿琰。瞿琰親身開鎖，啟門入去。這干人都喧哄要上月台來瞧，瞿琰喝住，只喚荀氏、滑道士、翼兒、車雲甫數人進樓，開了前後窗扇，只見佛座前拜板上二女子手足攢抱，臉對臉，側睡在那裡。荀氏見了，連叫幾聲不應，跌足嚎哭起來。瞿琰道：「老嫗且慢哭，試摸令愛胸額可未冷麼？」荀氏依言，左手拭著珠淚，右手來摸二女胸額，尚皆溫熱；復候鼻息時，微微呼吸不絕。荀氏歡喜道：「二小女身不冷，氣未斷，還有生機。但不知為何睡在這裡？」瞿琰道：「此乃著魔之狀，諒不致死。宜令女侍們管守，切莫驚喧移動。」又問：「那和尚所寄真經卻在何處？」荀氏指道：「佛爺法座旁，兀的不是經卷？」瞿琰看時，卻是四個小小籠子，外面用黃布包裹，重疊鈐印封固。滑道士等看了，不解何物。瞿琰喚翼兒取刀斧來劈開。荀氏攔定道：「這是我師父奉真經，怎敢擅行劈毀，豈不召佛爺降禍？」車雲甫笑道：「恭喜，尊府的禍事也盡數了，還怕什麼佛爺？」雙手扯過一個籠子，往窗外便拋。瞿琰扯住道：「老丈且慢動手，這籠內決是異物，逐個開來展看，以法制之，莫使他乘隙而遁。」

車雲甫連聲道：「是！」也不待荀氏言語，急忙忙跳下樓去，取了一柄大斧，飛身入樓，將四個籠子劈開看時，盡是些紙剪成的人馬。滿樓人喧哄不已。這黨媽媽嚇的呆了。翼兒扯過上面那個籠子翻看，內中有一紅紙將官、白紙老子、藍紙軍校，竟與那夜瞧見的大將、土地、執斧趕逐的鬼使面龐形狀無二。

當下反覆看了幾遍，頓腳道：「啐，真著鬼！早知這藍面人娘鬼囚是一紙剪的，一手攔住，怎使他揚威耀武，追的人無處藏身！咳，可惜了這一場好殺。」說罷，拿起這藍紙鬼，扯作粉碎。眾人皆笑。瞿琰兩手加額道：「朝廷之福也。不然，妖術一行，生靈盡遭荼毒，這干戈甚時寧靜？」止住眾人，毋得喧嚷，若露了風聲，賊必逃遁，一時難以捕獲。眾皆寂靜無言。

當下將籠子依然捆索，取紙書符四圍封固，對荀氏道：「老嫗拜的好師，若非我來看破，汝滿門皆為賊黨，幾遭滅族之禍。」

荀氏慌的面如土色，手足皆顫，只是跪下磕頭。瞿琰扶起道：「老嫗不必如此，你且講那和尚名號，並寄經之人姓氏，才好行事，脫你家的干係。」荀氏道：「師父姓甘，號為一庵，是聖鶴寺的法座，講那至親姓史，不識是甚名號？」瞿琰道：「拿住和尚，便有了那人。老嫗速到縣門擊鼓，報與大尹知道，我這裡自有區處。」荀氏帶了翼兒和兩個鄰舍，同出街口，僱了一乘轎子，飛也似抬到縣前，擊擊地播動大鼓。這大尹姓樂名彰，急穿公服升堂。管門人役已把荀氏拘拿，跪於階下。大尹道：「汝這老婦人有何急事，擅行擊鼓？」荀氏將已前甘和尚怎樣寄頓籠子，向後花樓上二女怎樣見怪，並接僧道法士等驅遣，怎樣受傷，又攝去二女，並瞿相公放雷逐怪，開籠見那紙剪成的人馬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大尹失驚道：「清平世界，出此怪異之事，實可駭人。但那人藏頓怪物，必存異心，為變亂。」

若不早除，決為大害。」即差弓兵三十名、緝捕三十名，通縣快手人役，跟隨縣尉，往聖鶴寺捉拿妖僧廿一庵，並那姓史的重犯。縣尉飛身上馬去了，大尹也上馬，帶了荀氏等，往花樓巷來，通縣衙人役盡皆奔走不迭。有詩為證：

老嫗好梵修，真經隱畫樓。

不因機洩露，險受滅門愁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瞿琰自發付荀氏去後，對眾道：「妖賊包藏禍心，諸君險受其害，若不削草除根，本州必遭大變，故煩仗義烈士協助擒捉妖徒，高誼者向前，畏縮者請便。」眾人齊聲答應道：「蒙相公大施威力，我等賴以全生，願協同擒賊，焉敢退避？」瞿琰把眾人看了一遍，選取大漢八人，每人右手畫符一道，附耳道「如此如此」。這八人點頭會意，飛奔到聖鶴寺來，各占方位。站腳未定，只見縣尉等一行人已到，奔入寺裡搜捉妖人，將甘和尚並合寺僧人盡皆綁縛，單不見姓史之人。縣尉將甘和尚上了腦箍，究問妖人名號蹤跡。廿一庵招道：「這人姓史名西魚，是和尚姑表兄弟。正與他方丈中間話，忽報老爺入寺，閃一閃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縣尉不信，令眾人分投搜檢。一個緝捕直尋出大雄寶殿上來，忽見一人側臥在佛座蓮花之下，緝捕大喝一聲，舉竹葉槍戳將入去。那人把槍按住，按一按，橫跳出來，就勢把槍桿劈胸脯一擗，緝捕早被擗倒，大聲喊叫「救命」！弓兵、民快一齊搶出殿上來，那人早已躍身上屋，望東首牆外便跳。猛地牆外一聲雷響，那人滾落牆下，被一大漢劈頭揪住。此時寺裡人都趕出來，喝問大漢是誰？大漢講了來意，緝捕等歡喜，取繩索將史西魚背剪綁縛定了，飛報縣尉，帶了一千重犯簇擁上馬，回縣中來。門吏稟復，太爺親往黨家檢點妖物未回，縣尉親自監轄和尚等一行人於堂上俟候不題。

再說樂大尹到黨家廳上和瞿琰相見，問道：「足下青年俊傑，決非術士之流，何以能擒妖逐怪，奠安敵治？」瞿琰道：「劉相國，鯁生之兄也。曾斬苗苗、擒番寇，頗建微勳，蒙聖恩除授東都司理。因年幼力綿，辭朝歸省，偶為黨嫗遭魔，試展末技，立破妖網。但黨母二愛困迷不醒，盈籠軍馬干戈，若不早除，決為民害。乞老父母作主，萬姓之幸！」大尹躬身施禮，揖遜而坐，敘了一番閒話。黨家將四個籠子移下樓來。大尹即教開一籠子看了，依然用符貼上，辭別瞿琰，上馬回縣。

馬後眾百姓簇擁著四籠寶貝，同人縣來。大尹進了二門，下馬至堂上和縣尉相見。縣尉把一千重犯帶至丹墀下，稟說：「妖人史西魚恃法拒捕，險被脫逃，又虧瞿法師令人發雷擒獲。今盡拘拿於此，候爺台施行。」樂大尹笑道：「那法士長官道是兀誰，有此手段？」縣尉道：「晚生但聞捉妖之人言，是瞿法師差遣，實不知何許人也。」樂大尹道：「這法師年方弱冠，器宇不凡，乃當朝劉相國之弟，深通韜略，善武能文，曾遇異人授以秘術，鞭雷逐電，捉怪擒妖。前奉旨征威蒙山洞賊骨查臘，復擒撒馬兒罕國王哈雲撒密父子，獻俘於朝，聖恩擢為東都司理。即辭命歸省，因憐黨家被魔纏擾，特施法力破之。乃當今豪俠，非庸常之術士也。」縣尉正躬身答應，驀地裡丹墀下喧哄起來。原來是妖人史西魚覷大尹和縣尉講談，眾人皆仰面側耳看著堂上，他即乘空飛身上屋，望前門便走，兩班公人吶起喊來。樂大尹與縣尉駭愕相顧，喝令合堂人役追趕。眾人未及舉步，忽聽得大門外雷聲震動，恰如放連珠號炮一般，響聲不絕。一條大漢腦揪著史西魚，逕入廳前按下。樂大尹驚喜，忙喚取狗血來澆潑，免使妖人再遁。大漢等一齊跪下。稟道：「小的八人遵瞿相公之命，握符遣雷，鎮妖擒賊，曾叮囑眾雷並發，賊不能復行逃遁，老爺何必復傷生命！」大尹道：「既如此，汝等且站在一旁，我也不殺犬了。」當下請縣尉坐於案左，整冠肅容，壯起虎威，大喝道：「取那妖僧過來！」兩旁皂甲齊喊一聲，將廿一庵劈衣領提到案前。大尹道：「汝這野驢，為何藏匿妖人，擅行邪術，攝害良家子女？好好從實供招，免受刑具！」不知這甘和尚怎生答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